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六

宋 陳造 撰

書

與真守書

論士而索諸詞氣論士者之末也訥於口者或周於用朴不知文者或虢郿廟器辯而文其中未必誠有也辭氣不足以論士此世俗常論然也世之君子或得之堂下之言或取之始見之文皆於立談之頃而超然信其

平生未試之才而其後亦不負其所知是果何術也夫惟君子養夫心也正講夫學也定而持其氣也不怵於外推之而接物如燭之照如鑑之揭犂然有以相契乎言意之表是宜其能重衆之所忽洞世俗之所未知非豪傑不羣而不牽於世俗之論者豈足與論此乎伏惟閤下備文武之全才藴高明之粹學禮賢好士而人莫得以欺其毫髮可謂豪傑不羣者矣聽堂下之言而執手以上讀始見之文而知其必為公輔者固應有人而

不可以尋常繩尺而議其將來某也一介之士讀書為儒冀斗升之禄幸而齒一命之吏將以試其所學又幸而置其聲病綴緝之文而得以袖刺曳裾擇賢士大夫而見之以質其學之可用與否是以不待介紹進見於寮吏之末以庶幾乎一目之顧一言之賜重之太山輕之秋毫惟執事所以命

與竹山楊知縣書

某比不自揆以吾兩邑艱食之民哀愬于繡衣始虞得

過不謂果動其聽捐常平萬緡借之竹山亦撥四千緡布萬緡于兩邑春風和氣彌滿阡陌矣然及今般挈迨熟拘收不免小煩營計此如小家枵腹乞假于人茍或我從他日不便未暇預憂之也惟賢令尹慈祥愛人視此凶歉如己饑之小忍爛腸亟為津致解是倒垂或者必曰二麥熟矣毋庸盡散是憚小勞者决不可從萬緡散分兩邑尚恨不多始請二萬僅得其半又不盡給則僕不腆之書欺罔當路以樂為憂以飽為飢獲譴必矣

切告留念公私望麥秋以日為歲此豈滛雨時耶仰屋悲喈不暇悼亡也繡衣寄聲見屬毋令胥輩規取是翁切切饑民不啻赤子之就墜溺吾輩胡可不勉也

答鍾吳二生書

伏辱寵顧惠示大篇其辭若不同要為善學者其見稱處則推予過優非僕疎謬者所敢當然僕始為學蓋未始自是切切焉問諸人亦若二兄之云云問之者既多蓄諸中似有所見不自是之心雖不敢去回睎前日則

似大異仰而揆之竊意夫前輩之為學亦必外資諸人內養諸心無所乎資聞見不博無所乎養志趣不定二凡之說志趣所養渾焉慤焉未可謂僕何從得之也而猶惓惓有俯就之誠不知僕之真無所取賢於僕者比肩林立凡其含諸古之君子志於學而道俱從事於紘誦文章而中有所謂超然獨得者其求有據其入有敘凡令吾所以仰之神人然者其言文其行儒方寸洞然所謂性命之理道德之邃天地之動靜人神之顯幽默

有以會而通之而其於世務則不廢若是者幾於知道不知者岐而二之泥章句者守糟粕下此者硁硁乎聲病剽掠之扳外若無復用吾心命之曰俗夸張者略形器塊然無營以土苴視人事斮乎世以我為知道而中實瞢然命之曰誕二者學之蠹也二兄見教甚善言諸近者其志篤期諸遠者其志高篤者發乎真高者有所受仲尼曰知者動仁者静動静若無與於道實仁智之資也二兄之見不亦受道之資乎然竊有所禱者真不

流俗高不為誕讀書績文之外涵養不可不至踐履不可不謹心游於學而道與俱來似必有以追躡大君子之迹所見如此不足守以為的也當更求世之賢傑以博其所聞荒陋不講久矣感二兄論學之善不覺辭費如此告亮之有暇見過時得親名理祛滯思尤幸也

答臧仲武書

某再拜前歳當塗得締令兄交慰甚令兄學有根柢辭不凡近持守堅重某所畏者而談間甞推兄之賢自以

為不及令兄之賢已難輩行季又過之耶官守下邑竟未獲拜識比心日偕月而東便中長書惠示副以兩詩讀之灑然其見慰則已如交令兄始也而令兄昔日之言又信不疑詩與書辭采爛然逼前作者大可敬服顧乃於某傾向若真有不及者何哉求益於某耶冀其稱述而增重之耶令兄之才不啻過某而且猶推避兄則於某何益於兄某之卑賤雖言之孰信又烏能增重其抑有抱不信而訴於某乎則幾矣某生而多艱學甚晚

砣砣迄今自視歉然世無予之者誤見許可則亦早而甚窮者爾嘗意天以窮賦已幾不可脫免受窮之資蓋略備矣寧不自知故於世之所謂榮進一不萌心兄乃於某乎取之不徒無所益而分窮以累人某又深不忍也而兄家有偏親不可無旨甘奉其可不萌榮利之心乎此皆即兄之書得兄之意而不能無疑者他須會面可盡謹和年字韻詩聊復㞢意七賢圖某未嘗見故未敢落筆幸恕之未相見惟為親自愛

答寶應趙秀才書

趙君足下郵城去高居甚邇僕頃年往來山陽甚頻得足下聲華甚熟以是願見之心甚切相避參辰猶孤此願伏辱左顧惠示長牋陳義甚高文采爛然推予過當則非所敢當凡所言敬悉其凡始而自信己而自疑繼而自悔悔而改其圖似矣前輩之用力也獨惜其未善既悔之後也既悔之後進道之機也可不審乎夫學之進也以疑業之建也以悔可信也而不疑也不悔也夫

何議不然害道深矣告子之不動心先乎孟子而義外之惑不能自克太元法言揚子雲得之深者乃在不為雕篆之後使告子而自致其疑當不媿孟子使子雲安於童子之技是校乘相如而止耳凡能舍其舊而圖新其必有所得矣前輩之所用力恐亦如是然乃歸誠於僕何哉世有商而貧者皤然求所以致富而之黔婁焉則其貧愈益困不可救矣僕之疎繆庸頓蓋自幼年晚塗一第亦幸爾兄指其幸者以為既驗而不知其聱牙

齟齬名謗而貽怒於人者不可縷數也夫發而必中者羿也發而或中者塗之人能之指其或中為驗可乎醫之十全為扁鵲華佗十試而一愈指其一以為驗一之外何取兄於僕所謂驗者捨一第何有而何以速化吾子且然不移深恐誤兄而人益以兄為不智故曰疑與悔進道之機也然不可不審必不肯已來為羣居計居且遊者名士不盡無偕吾子而之焉以求其所欲得退而相與講究磨切或者兄得速化而僕亦祛其蔽幾矣

兄其思之

答趙解元書

辱惠書陳義甚高文辭甚麗大慰平昔願見之心然諄諄焉以李膺陳蕃之任見望君子擬人于其倫僕於古人無能為役且敢望陳李萬一隨俗俯仰無泉幣以振拔困窶無聲望以題品沉滯伥伥焉之於世方蕲乎見資何以資人兄乃過聽若當世才名可以輕重人者而赴之何歟其由酸鹹異嗜真自取衆人之所棄抑姑激

世之趨勢附炎者乎無乃阨於無人之境抱所有而莫知以某粗脫科舉欲推重于諸公間耶揄揚贊誦僕其敢辭然言之不足取重猶恐厚意之虛辱也此外容面賦

答嚴上舍書

前日垂訪授齋年柴丈書稱名德甚悉及讀長編辭義粲備良副所聞因得兄所嗜大略與僕不異嘗繹之天下蓋無正嗜然各不免有嗜凡味于口色于目聲于耳

貪者之于財勇者之于鬬皆甘其嗜身可捐嗜不可沮吾徒之書于嗜與彼唯阿爾乃如宿疾痼人根結于肺腑臟脉未易盪滌僕也竊每自咎意其見笑于人與吾之笑人者無異思得體道無營者師之以袪汰所嗜求於心悉矣而兄惠然臨辱推予期待不薄能言所嗜之是否固有望於兄者而其嗜於文又過於僕何哉凡世之有嗜皆物也而凡以為聖賢嗜於道僕竊謂惟道不可以嗜言昔人言道者曰會曰造曰自得曰默識然此

皆自學而詣之似嗜而實非嗜足下於此誠有所見耶
僕將摳衣以從其後若曰文之為嗜而曰嗜道舉世不
足奪移則無乃無以藥吾病而又重之耶仲尼論奕曰
猶賢乎已人未至乎道而心無所底麗則弃銜潰馳其
害不細故奕雖鄙事猶不可廢援此計彼棄一則就一
吾之所嗜不猶愈乎奕耶是説也猶安其嗜而遂非未
免可笑外此而有得無我靳焉則幸而副僕之所深望
者矣裁謝草草

答周解元書

僕與兄皆淮人聞聲甚熟識面甚後第於令叔義誠處悉其文名求見之心積有年矣今者肯顧惠以長牋投以新文一編伏讀數十過目明心壯大慰鄙懷僕之不文且置此已久恐不足以知其萬一厚意不可虛辱則就所知者聊復一二兄之文古澹而豐腴頓挫而莊舒而兄方從舉子較勝負場屋之文大抵快辯藻縟而止爾快辯之失浮藻縟之失淺僕以身試而得者回讀主

司所予之文每切慙汗夫彼目亂心煩之際授之以兄之文無乃暗投凡兄屢進屢屈僅以待補進豈非坐此退之四舉禮部曾南豐秦少游皆伸于久屈兄所挾持甚偉僕號粗知文者第玩其膚革遺其心髓茫不知畔岸出此以示人宜其諫之末已又疾之也君子之學志于古必不諧于今尊已者不徇俗即兄之文得兄之學信篤于古可自尊矣彼或疾之非疾之也忌也或諫之非諫之也必其有慕心也忌者頓千將而諫者繩南威

皆不得其正兄益求其無愧于古而尊所聞焉紛紛俗見夫奚暇恤此或以太玄為覆瓿物子雲之書今竟如何退之作應俗文人必以為工自今觀之退之之文其表裏詁雅陵轢遷董者皆當時所竊笑者也兄亦求諸己而信其可信疾而忌固悠悠慕而諛予於兄未必益也古之君子篤於所樹立直要諸後世雖然侯芭之尊太玄籍湜郊島輩服膺其師之書不必後世始重也曾秦之文古矣而歐蘇亦非借之異代庸庸者不勝其多

謂天下皆庸庸則不可凡之文之學淵奥不易知如僕之愚則已下拜敬畏而主司亦嘗處以首選况如僕輩者甚多而賢于僕者亦多收奇嗜古之士夫亦不乏取驥於鹽車弭耳之餘正恐不得辭也勉之而已此外妙意隠義非面不足承教姑草此以酬厚貺

答陳夢錫書

前日過訪遂得披霧大慰平昔未得再聆博約之誨此心歉然伻至辱書責我待長者以常禮僕也豈敢是日

家間小故方寸擾擾本不暇倒屣急于識賢者爾責人不同有怒之有愛之兄之厚意僕得之矣愛我故望我望我故責我不然清妙超絶之語何為炯然紛綸墮前略讀未暇細繹熟誦則已敬畏慭歎滿懷讀兄書得兄之學趣操超詣不隨俗汩没人能言之或不能副也而兄之造語託意不愧所陳此僕之所以下拜而盥手也兄之尊黄陳確論也人士猶或能言其輕重陳周之論舉世恐不見此簡齋之詩非不善也學之者不善也為

樂天詩為東坡文遂失古意豈二老過周之詩自黄陳者故律法森嚴不失為工周云吾於后山有得然劣於后山也得其佳處甚多而妙處無見也后山之詩庖丁之刃畫史之旁礴𣣙得之深而忘也一編之詩凡騈麗工奇俗之所謂可喜者無幾間有之翁則寘之外集妙意可見周猶未足語此况其餘凡之趣操言議何其似周也高睎風煙月露形似之表頡頏淡泊閒雅之境此而不已后山真可跬步山云予於書貪嗜不厭彼既已

淫于書痼于詩鴆視時相糞土挺之死不少屈宜其枵
腹就盡于此學之竟何益而兄幾造域䜺䖑窮未可量
而高論云爾無乃貽不知者詬怒乎僕也學后山者不
但其文且欲俎豆其節顧未有得萬一而兄遽辱評品
取衆人之所捐擲不睨而獨欲黼黻金玉之無乃貽世
人之笑詈乎兄未必益也而僕所得則將不貲雖然君
子相與以情一面焉而遽責我遽規警我僕平生望於
人不一二見者兄真可人哉僕有所見亦何忍愛其情

於兄夫三百篇之為經後世無以加士以詩名捨是無善學屈氏之騷杜氏之古律三百篇之正派黄陳出于是而其才高妙故卓絶不可及如此兄之才不下當世其亦自周而黄陳閫塗于杜揚鑣于騷而税駕于三百篇不此不止也庶逞兄之才而兄避是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僕之望于兄者若僕則齒髪可念志慮耗落仲尼所謂不足畏者何能為繼此鑴其頓策其甚不逮猶有望于兄此外須面以既

答葉學諭書

辱惠長牋辭意良厚設科待士師道也古人避不肯居而教官亦謂之師儒名則然求之其實則謹避是子乃以洙泗河汾見處非深知僕者名以師儒則課程陞絀職不容免士苟尤穎超乎其徒不得不優之優之未必可以服衆議子爲場屋之文信尤穎而超其徒且衆議無間然僕與子皆小尉既已異乎於人必有以信乎於人固也似不待諄複者雖然文章士之末也科舉之文

又文章之末屋多士而隷之本不止此捨文辭而德行政事云者則才無所試見祇以起偽遽望之以孟荀屈馬舒向之徒之文則合有司之目似不必爾果爾彼未必能知之故窮年竟日從事其末士非得已子繼是無局于科舉之文即古人之所謂文而超然得諸文之外異子而信于人者益大非特僕不敢蘄有洙泗河汾設科待士者出將分席待子矣勉之

答翁秀才書

惠示誨篇陳義粲然何蓄趙德彼丈夫也何必榮古虐今取不自信之疑不肖者之瑣瑣碌碌何敢當昌黎公之任云云之諭敬恣雅懷事在州而予奪在縣始委之縣乃可不然今無能為也天下事無使至于鬬訟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此之說出于此彼之說將出于彼而邑長之於民决然為可否之言不聽則治之刑之施于士則不應爾紛拏至此調䕶之外無餘策丐安之

答王秀才書

蒙惠長牋三復其説凡兄之屬我已厚而所以望我者非也為吏與為士不同而待士與待民尤不同民有悖弗率恵未知知則刑加之知之矣而未有犯焉猶不當掇取逆意其惡而治之也况士耶凡儒其冠豈容不禮貌之歟或者少有月評之玷又豈可不小忍之以待其定歟故曰待士與民不同若夫率意而行肆口而言為士而然不怪也號曰吏則嚬笑舉動利害如響凡所指陳率焉言之使僕率焉行之兄則何悔在僕誠病矣何

者吏則難士易為也學職之選府命也必曰再試敢以是有請乎家食者之欲進猶夫任學職者之不欲退也必曰某可排屏某可陞躐僕坐席未温客主之勢殊絶敢遽任是怨乎豐之惡四子之善自凡言之爾使彼且議凡必又雌黄皂白之不免詎容遽信凡行吏矣且自知其不當為舉子之意行也然凡所計抑末矣士為學宜與古聖賢偶不得已而干禄則淬礪才業以動有司聽果足以動有司聽則紆青紫趣勛名隨取隨有回視

虀鹽短檠處向所較者秖可一笑雖然是猶外也其本在器質器質在涵養敢以是醻厚意

答李秀才書

僕領教備悉榜所云示凡不鬻酒耳他無一語侵足下復何嫌且此自軍大將有請不自邑宰出也邑宰除去惡語為凡計至矣復何道事貴不欺欺心不去天不與人不是也隱之凡心所云云者果未始有此乎以為未始有則天與人均為不可欺者易以无咎為補過之善

傳以自修止謗僕之涉世得孟子一語中則坦然而推之不可勝用曰反求諸己僭為兄獻兄家利源設或者据之分其羸兄能默然已乎彼且分兄之利矣又惡其名之彰也曰是且揚吾過非勢位尊卑之大相軋恐未易得此于人也兄之意似不必戚戚戚戚于此必有左袒甚兄以多方經畫謂此莫大之恥不可不雪之者夫左袒者自為計則多為兄計少也兄且入其説訴之邑訴之郡訴之監司軍大將訴于此豈不能訴于彼且以

凡諱榜為私酤地者彼之辭則順而易信而邑人負此不韙之名凡數家其來有素而兄不幸亦不免與焉于今但有循謹不欺仰俯求無所歉靜重以待之耳榜何足道而旁引曲喻若患在朝夕求脫去者竊為兄患在朝夕然求脫去者不在榜也欲收去姑徐調護之令似未可幸亮之

答嚴學諭書

承過顧惠示長牋三復其說甚副所望吾輩講學所至

難者將以求其定學而定止矣然而所謂定者未易言也士當審之於未定之先乃能安之於已定之後未定之先審其可以定而後定則隱之吾心而安推之於世而無議焉乃可為善學未可以定也而遽定其害道不細求之心則將不安然且安之則曹然于是否取予之際人且排而斥之否則受其誤凡所謂告子先孟子不動心而義外之說膠固不移豈特告子凡荀子之性惡北宮黝之養勇楊子之自為墨子之兼愛以至佛之慈

忍老之清淨惟其自是故自定自是而且自定啓于其始之不審其所向遽以安之以言之至今識者疾之不恕而悠悠者或沒溺其心想彼數子其始亦不知其弊之至此也凡之論學汲汲求其定此僕之所望於朋從而未有所得者春秋十說併以見遺其理有據其文甚暢理當而辭順足以卜其中之得於經者于以自定夫何議而又拳拳於僕乎僕之求其定久矣迄今未敢自定畏蹈昔人之轍今乃得兄將求友焉以冀其定而兄

之學可以定而論定者顧肯下交於僕僕則幸而凡無乃謙撝之太過歟撥冗草具謝臆繼此時得從容言議以決其定凡其毋多遜

答伍解元書

識君子餘半年矣比者兩辱臨賜大篇疊來始遼我以易之妙得其所以為出處泛應之機繼博我以詩之雅甚其所以為比興持用之趣辭雖甚約理則炳而周君子之於文不當如是耶凡此者皆鄙見之所不逮而辭

之云云意之款款若真有求於下走何哉握靈虵之珠而動目周璞染指鳌㲉之錙顧芻豢于家則厭薄之恐非愛寶知味者之正若曰時為邑學遊事科目舉子計則僕雖老舊技猶未盡忘敢不有以時發所藴效之左右聽其擇取而丞公尤長於此政自有不貲之益然有一說似不容默是間諸生秀拔者不少然皆畢力贔屭于學職至植黨衷刃以爭掇之視此幾為稅駕地夫此計其名耶其利耶利固毫忽名何有而勇於校此何也

國家科目其塗甚夷得之可以行吾學潤吾家澤吾親友不然行之充學之裕足以有立于世以敵軒朱而傲封君諸生之才有不取之爾孰禦者古人所謂不為也非不能也凡冲然澹然靜退而誠慤來為吾重庶可勉諸生以當為而挽回其積習以息譊譊者良幸

答李秀才書

伏辱過訪長牋見屬展掩吟誦使人悲惋含辛茹毒備見于辭夫何良士罹遇乃爾而又親殯未葬貧無以辦

政宜奔走號訴求當代好義尚氣勢力足以振人者赴之不然名聲煒煒望實孚于衆借譽引重亦或可以委曲有遂焉如僕則非其人凡之厚意無乃暗投乎邑長古子男邦有民社有政事不應無財而定海異甚一簪不自有而稅與酒他邑當有之者亦不與焉令逃嫌則固幸然何以爲當用而用之者計凡之窘迫而有愬于宰非當用者乎此無以應焉良愧茍恕己而望之人人且曰是爲大邑而諉他人何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吾夫子亦恥之者惡不以情今曹不恤而稱子於人其無乃貽不情之嗤乎若曰祥琴入御將過從文字間則謹不敢避是幸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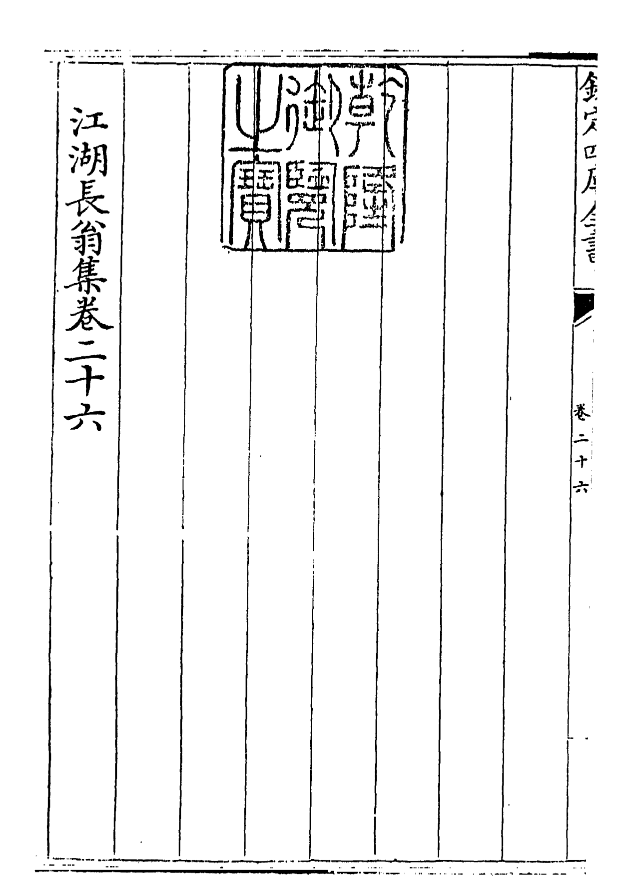
答劉秀才書 缺尾

伏承過訪惠示長牋敬讀數過即言而得其意志於功名而以事業不進為憂以不求為求而拔出流俗之表不知僕之不肖而赴之以其情甚哉凡之好學與僕之向時相似也而不能使僕不疑者蓋赴其所不足赴而

譽其所不當譽也僕少則為儒而惎患險阻沮之力不副其志自視常赧然顧何足赴應課而試邑辦賦輸防機穽凜凜汲汲也舊學何事顧今置不講得罪名教貽譏識者多矣顧何足譽而凡稱述皆浮其實非僕所敢當者故疑然言之諄諄意之勤勤其於學問不啻甚渴而蘄飲久饑而欲食未必能已吾饑渴也者亦從而扣之僕之初學蓋亦如此以僕之身所履者故信凡之用情也曾子之告人必曰尊所聞行所知凡所聞而知皆

卓然偉然非僕所敢議顧乃垂問焉孟子之諗曹交亦謂歸求餘師夫四明多士之地凡昔之光貴史冊令之輝映縉紳標表士林者不知其幾凡之敏郤恪誠必皆尚友古今中有超然自得之者矣於此何以進凡不然試誦其所以為學者以告僕二十五歲始知為儒痛其晚也意鋭而氣盛視經史文章欲吞取之里有郤疑元實者頗能文而又博洽從之遊朝夕凛乎郤之在側也謂不至焉恥也既又有濟南周孚信道者尤精博高妙

古文與詩近世少比亦從之遊朝夕凛乎周之在側也謂不至焉恥也如是者十餘年雖環省不自足而或且取之且稱之以為能文夫以其二子為之表的甚切切也而吾之猶為吾也不然其尤碌碌不足道果也四明之多士若在昔若于今豈無二子比擇取其可畏仰者凛乎立士側朝夕于斯寢飯于斯以不得並立為恥則所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徐　敦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七

宋 陳造 撰

劄子

上王參政劄子

某踈謬老衰無寸長可言受相公特達之知日夕惟念古者為知已報或以德或以事其次猶以言言則下矣然萬一或有取焉在長者不徒爾也就令無取亦少寓圖報之意某於某官所可効區區者惟言況某官與政

之始仰受兩宫之託俯荅天下之望規模之在我事埶之在天下必已定於胷次而聰明之間或偶未及涓埃之善可以少裨采掇者又可不加意哉加之意所以求處事埶而定吾規模亦一助也故某率意言之不暇究理端緒惟某官擇焉今日在某官所先務莫若養重臣之望夫國無重臣如舟無利楫翺翔乎安流而無風濤之險則可以茍安既曰乘舟則凌湍波抵怒風可不有備古者為國當倉卒迫急之際安危之機反掌之間而

重臣者獨能呼而來麾而去姦雄有所憚而人才有所
倚賴附麗以自致其力至此然後知國不可以無重臣
而重臣之望當蓄之於素而不可求之於暫當求之德
義忠節之間而不專在於才平居無事天下之心繫焉
一旦之所賴乃平日所繫之機也某官以高明之資輔
以正大之學危言鯁論天下傳誦凡其與同列競曲直
對天子爭是非者中外畢知而又天資挺直廉隅介潔
載在士民之口久矣天下望以輔政果輔政則又曰是

且為宰輔某近聞淮浙之人言朝廷不乏直臣吾何憂
某謂此可以積累自修而得不可強而致所謂重臣之
望端在某官矣竊願某官益推其徇國爱民之心益謹
其正心律下之本動為才賢計毋為親舊門生故吏計
以功名不朽自期毋以富貴安佚自狹非才不薦可薦
也不進不已也事悠悠者不以寘懷有關利害不罷行
不止也使其素節上愈益信於兩宮下愈益服天下之
心夫如是無事可以持守治體有事可以制成敗之機

天下無意外久矣若曰必無可虞之事則非遠圖長計任此者捨某官將何望其次則欲振整風俗風俗不孅久矣不當治其流而必求其源源所發不能無偏從其偏而治之庶乎有救天下之勢上之欲有立則下或必為矯亢苟免上之欲崇寛則下或流為欺謾僥倖有立則必振紀綱崇寛則必施恩惠夫何所議而其俗或流而不孅故不可不為之所國家臨民務寛厚捐苛細施惠發德湛浸涵泳有加無已小人狃於見聞莫不欺罔

以自利僥覬以妄為今之臨民其迹多近姑息而沒其崇寬之實寬非不㰚之名而寬之弊則與過於嚴者同姑息之弊與束濕太察則一弊已久而漸見上下知厭之矣以其寬政之為㰚名不容間也言之有鍥薄之嫌士夫不敢及此積之不已其害將難乎為救今未見也一旦不幸有水旱盜賊意外之警則圖之後時矣某願今日政事發施使天下之人殺人者必死負罪者必刑貸貫者必償持而守之數年則僥倖之心漸息然後有

以予之感恩必深無以予之必皆安分自盡無枉抑不辜之怨如是風俗可以漸正而治術易施不然未見其可也又新天子即位首來天下言甚盛舉也意悠悠無稽之言必且不少悠悠之言信不可用然於時政未害也容而寘之適以彰吾君與廟堂恢洪之德然謂其間皆無切時可用之言則恐厚誣天下誠願啓迪聖主採其切時可用三數人加以醲賞或補以初品之官以作敢言之氣國家海涵春育霈澤天下騃雛癡兒揖官而

去者不知其幾而於抱材識而沉隱約者官數人則曰恐其濫何略彼而嚴此也然言事於今日其大槩所主在除弊不在興利在酌中通之制不在過為刻害言利者主節省而非生財之謂言兵者主自治而非奇功之謂廟堂去取玆當立為一定之計即合否為用不用可也又僧道之蠧太盛不可不抑其執禨祥之妖有萌不可不絕其源菴寺之無名可併則併寺觀之户絕可繼而不繼所以救之目前住度牒不鬻自某官與政始能

守之二三十年暗銷其徒所以救之於持久都城內外創菴寺以養淫僧不知其幾曩李壽翁之尹京也奏乞籍之以居百官策之良無出於此可以寛臨安僦賃之費可以絶僧俗雜蹂之弊權貴不便策既不施有識追惜此在今日正可舉行亦願某官識之或侍清光言議之隙可言則言之而祈求禬禳之事經載之以寓為民之意爾不如今日動雜二氏為言而徼求福壽又為它日天堂地府計也某官無謂其事悠悠若無害其費若

不甚多不足病政俗也盖關旗而驗不得不文成五利黄龍之見偶中則玉杯之詐逆亂之謀繼之近方士服丹藥其始亦必有小小效其效者以浸入其心也使今日僧道技術妖幻之徒用之而不驗其患猶細其事萬一偶如所祈兹不幸之大者某官不可不著之心譬欬言議糾之以正以明言其無益則善矣嗚呼安得天下士夫絕口不道老佛絕意不事祈禳禍福之説中外浸假而習孰不萌奇衺之見耶小儒猶知深憂大君子不

當泰然也又兩淮之地國之北門其民皆向來蹂踐之餘而風俗純質土物有中原氣近者南北雜處寖不如舊而士夫不諳土風又不識南北情偽立說以固寵取榮輿為相繼淮民愈弊昨徐子寅者於淮東創為屯田其名贍歸正之人而急於多其數南北之人淵萃其中烏合不根之徒一旦得聚氣埶自合而子寅曲意庇之平民畏如豺虎官吏莫敢誰何稔歲之時無幾而振貸不貲者無虛歲為患至今尚熾繼而議者又請以兵屯

淮西不知兵尤不可耕而蠹民尤甚今者淮民之幸天聽甚畀淮西之屯已罷吏民如疾而汗刺在肌而捐去也而淮東之害未有言之者亦願某官著之心乘間可言為上言之斷然罷去慰淮東之民或曰屯淮西者兵也罷則歸其營淮東之人罷屯則何歸此亦不難據其人所種之田捐以予之使為已業與編户齒隸于諸縣一二年之税又損其輸之半或三之二凡官之為屯田設者一切罷之然浮浪不根之徒本藉屯田之執以主

張民間一旦失埶其大無良者必且逋去然此徒去留不足爲損益其人居不能耕出不能戰但能侵陵編户蔑視縣吏取無用之人以驕子奉之又欲聨綴而止之惴惴而恐其去此何爲者此在三代時正在誅鋤之數又可挽而留恃而使之乎亦願某官寘諸心有間則言之請而罷之以爲淮東幸又淮南戰守計經畫者多非其策是以費財而勞人取輕敵國生疑淮人敵犯淮南凡幾矣惟淮人諳其情而其有識者可與語至當之數

夫不可不慮者彼衆我寡之埶不可不達者攻城野戰之計敵騎之來或聚為一或分為二而我則無所不備夫一或二而已是以常衆無所不備也不得不常寡所備者不少故修築者多彼未來吾已自弊彼來敗吾一其它已破膽矣而吾前日城築之費不知紀極隨修隨壞及其臨事夫何可恃揚州之城亦既二十里使其受敵非數萬人不支而又創為小堡萬一敵恃衆以攻我能分兵為兩乎我能兩守敵獨不能兩圍乎此其兒戲

欺君已甚可笑而瓜洲去揚州五十里瓜洲有城揚州之兵肯為必死計乎是蓋懲辛巳劉錡之敗而藉口洗足登舟之説夫人之處事每懲而每改圖則迄無定筭執古之一言輒据以為法則不勝其泛矣夫彼豈知建炎敵騎度淮未嘗以攻圍為事而我未嘗城守而較勝也彼以氣盛衝突而前我以懾怯望風而走自張韓諸將乃始知避其方進待其衰也而乘之敵始大有所忌而和好以成今而修某城創某堡役既罷之民捐無餘

之財以塡無藝之壑平居無事君相之前聚米借箸眞若可聽一旦敵至彼合我分彼衆我寡彼勇我怯棄城走爾紹興而來諸將每每出此淮人揶揄不顧也而偃然指以爲媚上固位之具何哉某獨謂敵之欲動其來之衆寡將之如何我必先知之彼或大軍侵我在我之策必清野必聚屯屯爲二若三堅壁不戰以老其師灼然知其可乘然後乘之不然不動也彼未得志而退已罷矣不然分屯而守如前日議者之計瞢虚實而漫戰

以僥倖一勝也難矣降是小小侵軼則緣淮亦聚屯三數處吾俟之以静不爭小利徐而制之亦不難矣如某之見揚州大城和州合淝之外可且罷其營築以息人省財一旦有警隨敵大小堅脆務為聚屯堅守不可犯之計清野以待不輕逐利如此而敵人不忌猶復其進莫禦如前日某不信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淮人也考古驗今似亦熟悉然言於士夫未始動其聽久亦自疑其疎然屯田初置亦能策其後必然旣而盡如所料則又自疑所見之不

皆迂繆不適用也使萬一焉料其未然或如其已然而寘不言焉則亦自惜且恥終無益於世故是以不忍自默獻其所見門下願某官試繹其説或有合焉不然亦欲鑴警其不逮也或有可取繼此猶有為門下獻者

上趙丞相劄子

某比蒙廷之座側訪以淮民休戚利害反覆從容得詳禀其説此與周公吐握魏相延問掾史視古不愧復許以再見而歸某意有未盡者敢畢其説可否初不敢自

必淮南楮幣不通窮困甚矣大抵有農無商賈豐歲則有米麥而無貨荒歉則米麥皆貨併絶兩淮之地北鄰彊寇東西二千餘里南北四百里國家厚墻高墉不可一日無者是寧可坐視其困悴號怨不為之所耶前謂鐵錢不南則官券必不北沿江州縣且可通銅錢用或立分數許三分或五分用之此令朝行此病暮損議者曰譬如人左偏已病豈可又病右偏某謂江北鐵錢亦國家寶也何至其凶如此目今淮人所病不在用鐵錢

在無官券爾鐵錢在沿江猶在淮南當江南楮輕錢重之時濟之以此適為民利又何病議者又曰鐵不可蓄非銅比鐵錢為用則銅錢盡藏富家某又曰常情之於錢凡有餘則蓄之矣初不繫鐵錢用否也使某居內郡餘百千則計蓄百千餘千緡則蓄千緡以備緩急以貽子孫況編民而可遏之不蓄而又防其蓄乎今銅錢日少豈以鐵錢故而藏之耶議者又曰鐵錢過江則盜鑄愈多某則曰盜鑄與否在郡縣奉禁令如何不繫鐵錢

南北也法禁小弛雖不越江猶盜鑄也利病顯然而議者過計則然然某所深憂者淮民不可使怨憤困悴淮地不可不保愛顧惜此之利害某不敢深言其憂責端在廟堂救之如拯溺復仇乃可事雖明甚而議者往往居利害外故異說如此某人微言輕何能動廊廟萬一不可聽用若其次策則嚴已行兩總領解錢交子二分之令沿江諸州所發上供亦可放此此外此則沿江津要置三數務委清廉不擾官發楮券交子與鐵錢所得交

子置總所鐵錢置提轉司交子鐵錢在官目今雖無用

淮南每豐年粒米狼戾時當路往往閉糴賤市今荒歉

極矣必且豐熟則以此所積鐵錢與交子增價收米貯

為軍儲或為水旱備良策之次者庶其在此如此鐵錢

稍重官券稍多淮民少蘇矣不然束手視之無策也或

曰今可倣蜀中例令鐵錢二作一用某謂此最不可者

今日鐵錢果太重則此法或可暫行以救之今鐵錢已

輕而又輕之是以水濟水之說也而又官若民目下折

閲其半民必有無償自鬻如宣政間官所有或一二萬或一二十萬今坐失其半彼不償取其肯止耶而民之操官券者猶計一千五百乃肯换一券二為一則是鐵錢三千得官券一千立見狼狽今而曰吾禁之以二千易一若二易一可禁而行則今日胡不禁之一易一耶民方急時即其有者孼企哀請恐不我予禁不得而施之也為法制事當察民情情所不樂不便法禁格矣古今皆然不獨今日所謂淮地戰守計戰固不可預言而

守則必有定論定論在審敵情如何敵陵暴淮南凡幾矣未始攻吾城也而議者紛紛皆曰某處可增築某處當修培費財勞人凡幾年矣一旦有警委之無用某生長淮南閒見敵人熟矣得吾郡縣必披城置寨未嘗肯安居城中吾所守之城未嘗輕攻之惟趙立之守山陽魏勝之守朐山極力而攻然彼僅捷于楚而大敗于海者蓋兵法攻城為下策修樓櫓轒轀緣歷歲月蟻附而攻殺卒三之一而不拔孫武之所深戒敵人知之審矣

然二城之必攻大不得已也立之守楚是時淮南盡為
敵有敵以立故猶未敢渡江且舉其全師取一孤壘制
數千烏合猶不能克何以使其下是豈容巳岣山則舊
亦彼有吾取而城之彼亦忽而計必取然敵師斃于楚
城下不可勝計岣山之敗臭腐者累月此外未聞攻圍
之舉則信乎孫子之忌不可犯而敵不可謂之無人即
其不肯捨所長犯所短可以知之矣不知其情而每自
困焉城楚州城六合修天長修高郵財巳竭人巳勞議

者言可守之地猶紛紛未已則是猿臂而守吾地然猶可也不知猿臂連屯之勢正取敗之道古之人以吾所不爭者形人而使之疲今取敵所不爭者汲汲以自疲可謂知乎兵法少貴合衆貴分少而不知合則刜分為三適足以為縣布餌多而不分是新之昆陽苻秦之淝水爾吾兵不為少而較之敵則不為多為吾之計萬一疆事有萌吾不可不戒者必無浪戰不可不謹者必清野必聚屯揚州合淝若和州吾聚屯所也而兵不可妄

分也百人而為二則五十矣三之則又加少彼此顧望氣勢不合其敗十八兵法曰避其鋭氣擊其惰歸用兵之要無出於此聽議者之言止掉之即動遇之即戰此正敵禱祠而求之者何也野戰乃彼所長而攻守有勞逸客主之殊不寧惟是兵自戰其地目之散地者謂人有所恃皆有走心兵法所忌也苟不先計而浪戰或見小利而輕動必受挫於敵無疑向來三帥制敵可見也其始多敗實由浪戰其後頗識敵情來則清野聚屯要

害兵不妄分清野則敵無所資兵不分則氣勢合敵有所忌來則小避之去或追擊之用能使勁敵厭兵請和令不祖三帥餘智信樽俎遊譚之論以定擾擾恩亂不可恃之計未見其可或者曰長淮亦吾險也可據之與敵戰或曰謝元以八千兵敗苻秦百萬臧質守㳄城魏武不能拔此皆不見事勢又不知兵之大計也人見盱眙而東淮流泛泛則以為險不知其上源方冬時策馬可涉建炎二年金人臨淮甫三月爾已飲馬于江紹興

十一年韓侯復濠州戰艦泝流而上兵與民不乏餓敵騎至夾淮攻之矢石雨下賴泝流而退少遲則敵人車運木枝欲楗淮流巳山積于道矣又少東而左岸無敵乃遂得解而去韓侯猛將其兵壯健非今日比浪戰尚不得逞今之兵視曩者為如何今之將有如韓侯者否此據淮而戰不可輕信之説若兵法之常道十圍五攻敵則戰少則逃爾又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如謝元以至少之兵取勝勁敵此古今幸勝不可舉以為法臧質

全盱眙亦古今幸免不可為常負數十斤而趨常人能之烏獲輕千鈞焉人之異也切脉觀色意疾證而投以藥常醫及之華佗刲割藏府除去宿疢投之異也兵也者國存亡繫焉愚不敢取其變者言之也臧質之守盱眙魏武倦而歸爾合淝之役李衛公以為非謝安之善乃苻堅之不善此正古今確論苻秦黷武二十年間無日不用其民又蕩然無政民夷雜蹂想其人之思亂久矣甚矣驅怨憤之人遠絶江淮勢甚不順而朱序寄聲

謂更迭而來將不可禦併兵而進可疾戰郤之則其人之不樂為用信苻堅之不善而謝元之捷實由天幸非特衛公知之當時老於兵者亦所不敢必也不然桓冲豈瞢然於此耶胡不觀蔡謨之議庾亮乎亮北伐之計使之當苻秦未必無功不幸與石虎為對工拙異用也北伐雖正而偏師之進諸將敗北邾城不守使石虎之兵南寇謝元當之耶其不為毛寶輩者幾希平日論兵不計兵家常法輒舉僥倖萬一者藉口過矣不然王君

廓十三騎却敵二萬趙子龍退魏兵玄德謂一身是膽者皆可為法矣彼皆大不得已所謂出死入生轉敗為功者今使諸將一旦臨事或恐有以繼前人之武特不可為常且藉以為譚爾然則某所謂必清野必聚屯必毋浪戰城已築無庸復毀已修者不必增隨壞隨修而已茍其有人足以支敵兩淮疆事大計在此而南渡以來可法可戒亦不外此也若夫淮民撫循則在監司守令而監司守令又在廟堂示以安靖不擾之意害有所

除審而後舉利有所興無汲汲於報政無切切於希賞
動為不可壞之計昨趙侍郎漕淮東因民之請講行水
利所謂高郵斗門石磋發其一二見其所用材木石礎
皆蔣發運所造堅良不可動為不窮計歎慨不已謂後
世何能及此退儲材石規為久遠謀會以事中止則今
人之奏功欲速枉費財力隨成輙壞者可戒也某淮人
起於畎畒備悉淮民休戚老無望于世但欲廟堂加意
淮地亟收民心以厚國之北垣某官萬一取其一得以

幸淮人某所望也信不信在某無輕重而淮民幸不幸係焉然亦國家之所不容恝者干冒鈞嚴皇恐無地

周樞密劄子 前缺

遂舉而不當則骨肉疑間必至相窺相鬬兩虎鬬而未決則吾不寧保境而已河南之地亦可徐議使其舉事而無間然則吾憂甫深何則彼恐無以慰其意而使之取地於我取地於我而兩淮危向者偽齊嘗出此矣資之以兵驚我邊鄙彼雖敗不恥也而我不可以屢戰彼

坐視燕京或敗於我或能困我皆非係彼之休戚是足寒心故曰天使之棄疾未可知也雖然猶有可言者彼既相忌必不多其兵力兵力不能多而妄舉也將劫於民中原必且不堪而將有豪傑乘間而投隙或無謀也而多其兵力則非彼之利未必得逞於我而反噬之計或萌於此此又未可知者也就不可知之三者要之它日之利害吉凶或胎於二雖今者吾必預為不可勝之計則邊事宜急計而熟講請遂言保兩淮之大畧前之

所言特以意測之爾事之然否不敢必也雖不敢必然淮南被兵久近不可知要亦不能免保淮南無他策必清野必堅壁必毋浪戰凡今言守某城據某地多務分兵以相接援使敵不可入者皆非計也淮東則揚州淮西如和州合淝皆要地也為三大屯俟敵之來按兵不戰吾亦蓄銳伺隙審於使間明其耳目俟其的然可乘與之一戰可以痛懲其侮未有必勝之機而僥倖一勝是浪戰也是彼之欲於我也或曰彼之來吾連臂守之

庶幾保吾所有今且委地與之而據其裏是資寇也某常非笑說者之謬長淮東西凡千餘里為城幾所一一守之彼常麇聚而前敗吾一而他破膽走矣吾之將校狼狽内救朝廷且以保江為憂吾兵不戰而道疲矣且連雞而守不能禦其來決矣使彼連雞守之其能禦吾之往乎黥布叛荆軍分為三將以相救也而議者知其必敗未幾敗其一而衆潰康延孝為晉策梁以謂其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劉備攻吳連營七百里而魏文知

其非兵法寡者備人者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非特古事然也項敵之犯淮西也如張俟柘臯之捷其犯淮東也如韓俟大儀之戰敵騎一甄而來吾兵一甄當之使其分兵而禦之何以殺其衝惟大儀之捷韓分觧元一軍守高郵是日也元與敵戰甚整暇而捷韓特以高郵扼其粮饟爾外此不聞它守也人之言曰臧質守盱眙昌義之守義陽趙立以烏合守楚州猶二年之久以此藉口而計分地而守夫此皆出萬死而僅生極危而

僅存非可為禦戎至計而立亦終至魚肉又豈得已柰何平時議邊計不求萬全而踵僥倖或勝之陳迹恃此與強敵對乎吾兵不分足以當其衆而又不輕與之戰彼客我主勞逸勢殊而勇悍猖獗之氣將屈吾清吾野則彼蜂屯之衆非餽運無所得食將不可以支久其間必將有可乘之隙吾將良而士怒後發先至之技處女脫兎之機其必有以建大功而破敵人之膽兵法曰避其鋭氣擊其惰歸鋭不之避命之曰嘗惰歸不擊命之

曰弱瞢必敗不足有為苟弱矣足以啓敵人之侮雖然此猶係主將之巧拙勇怯如何而不可預知者也所可預定其計者吾兵決不可分而已今之議者畫地借觔尺寸而守之猿臂連屬將以限其來者紛紛皆是也此說未破某恐必至誤國也計吾緣淮而列屯其敢越淮而鏖敵耶其不敢必矣彼越吾地而不與之戰則連兵何益無所伺而戰則敗多而勝少法曰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謂其無必死之志有散走之心也故緣淮分屯

非至計明甚辛巳金亮之來官兵控淮而守凡幾所内
地也據又幾所敵兵侵淮南者二一自淮陰一自淮西
亮踰淮王權敗劉錡遽棄淮陰保江勢甚倉皇而諸處
所宿之兵不能齟齬其間吾亦了無賴焉則敵兵合而
衆吾兵分而寡一驗也甲申僕撒之寇守山陽守淮陰
等處又幾所敵併力敗淮陰兵殺裨將劉寶棄山陽蒼
黄為保江計諸所屯兵亦不能齟齬其間則敵兵合而
衆吾兵分而寡又一驗也或者必曰吾兵聚而待敵則

延敵入境使彼据其已得之地耕戰兼講與我相持為久駐之計則柰何某亦料之熟矣彼不盡得淮南則不能有淮南亦猶吾不盡得淮北則亦不能有淮北使彼貴將重兵宿于淮上則非久計更迭而留委之裨校則吾能制之自建炎至今犯淮南凡幾彼嘗盡得之猶不能畱況不盡得而憂其遂能與我分地犬牙相持乎即已然而圖方來為吾之計似不出此其次則莫急於撫淮民也撫之得其道將以用之也某又請言其用之者

兩淮民兵之健者猶可十許萬議者悠悠未有成説今者曰民無不可使得良將教督之可與官軍同迂者曰民可耕不可戰聚而教以兵徒擾之爾是未有成説也言兵當計彼此敵騎馳突之兵也來如鷙飆去如駴獸國家軍政紀緒條目截截可守可觀從事於兵者攻守擊刺之外不治它事如此僅與之技柰何欲驅耒耜襏襫之夫禦堂堂之陣乎若曰佐官軍之守也緩急而飛輓也得利而據扼也對壘而張聲勢也則不為無用今

所謂挑丁皆強悍能辛苦者也如某之見若邊事萌芽預為清野計令兩淮之挑丁分屯山水險要處如淮東興化縣淮西之諸山可屯處餘老稚牛畜農器分泊江中諸沙不徒泊之也挑丁之外取其次丁擇諸縣之官不迂而廉者摠而制之諭以略置弓槍旗鼓立之長列屯于此為老稚之衛前此聽民之散處官無所措畫壯者顧憂其家常為走計或相併吞或急則降敵脫而渡江者所在布滿往往反為江浙民間之患夫吾國未必能用吾民而為敵

用也常力何者彼以長矛利刃驅之為之負輓為之鄉道為之攻城何求不得建炎紹興之初常如此矣今其家與所資旣屯江中則壯者無向來内顧之憂告以為屯實以自衛故不難於聽從民户百萬口屯于江中亦足張吾埶而重敵人之疑昔魏文長驅臨江孫權倉卒緣江列木城而魏人懼諸沙之屯彼見其旗幟聞其鉦鼓何遽知其非官兵其不賢於木城矣乎使渡江而南者但城市之人則江浙官府易為之所又免委百萬赤

乎坐視虎狼之噬已或為彼之用民之資力使十存四五敵退而歸耕蚕之計自若也聞之建炎紹興之初兩淮為敵窟而沙上之民耕耘不輟一水之隔便為樂土里民户知其便令之則從而又得以按收其壯者之用若曰置不足用而不計則建炎之初敵將龍虎敗于興莊金軍殲焉亦張榮所裒棘荊鉏挺之夫金亮之斃淮東所屯之民乃能頻掠其還卒焚其糧戰船自瓜洲至淮首尾相接四五百里不然則官軍方限江南未及北

淮彼安翔而去爾復何忌北中至今能言之據巳之便童子非怯反是烏獲可侮此之機會無時無之要在藏其用於無用也傳曰耕問奴織問婢某於文章學術未必愈人至言淮南事則畝畝之見其言似未可全忽也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七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八

宋 陳造 撰

劄子

寄政府劄子

中年讀書得為宰相一術已不及用久思效之人未敢輕出恐聞者以為迂僻而恠某官行有端揆之拜而於鄙言每不甚棄絕試為言之是說也不出于六經史傳故不特難言而亦難聽非度外之人必不能聽度外之

言此某之所以欲默而不已也古有嫁女者未始一語惎之女登車顧曰大人終無以誨之與曰切無為善然則為惡乎父曰善不可為況為惡是兩語竊以為古今宰天下至術也宰天下非一官一職比未可數數然也李林甫楊國忠元載之徒是為惡者也置不道反此者屑屑焉有心於善而為之將以利天下秖以弊天下蓋無心者易功有心者每窮惠以政者利惠以惠者厲古今宰相以惠惠人反以賊人不知其幾而王介甫其尤

也近世亦多弊于惠然其弊立見故弊淺而易拯未若王之弊弊于既久久且深難救者也孟子稱子産惠而不知為政政立矣何惠之不被詳於惠而略於政惠而窮人必病子産之惠不特徒杠輿梁之可議如左氏載毁廟之類有心於惠固為人所測耶鄭小國也子産政不浮于惠未甚害也特不可槩以君子為國之道爾使子産為齊晉秦楚猶不改故智幾何其不敗某所見一郡一邑凡切切于小惠者未有無弊者况宰天下而可

後政而專惠云者乎子産治小國而不甚弊亦盛德臨之爾他人而用其術且弊而敗矣他人之德未敢望子産也伏願某官贊其化於無可指名之中藏其用於無所歸德之地使百官庶民相忘於無心庶幾弊不形而天下陰被其賜某官之勲業使人無得而知人不之知天與吾君不容不知識治之君子亦必知之善戰者無智名勇功將云爾況宰相乎而必欲功名云耶所見如此若使一一引近事為證則能之而不敢者也復有一

事三年省試如漢淮之遠别號取人似切而可行中間
高郵守上殿嘗勸以建白委以具草今見在謹錄呈草
後去年補試果亦行此推之省試又何不可甚可以收
遠人之心而攬其豪英持之久所補將不細且此不容
攘善陳子與監丞向嘗云輪對則乞比寂無聞豈子與
竟未對耶豈言他事置此耶嘗言之矣豈以其不可行
故止耶以某度之豈補試行之不弊省試則殊絶乎相
公不言之爾及此時言之收漢淮遠人之心搴博碩純

朴之士以致用人之利某官改省試於二月天下卒不可易被其利者不容筆舌既不應決然於彼而次且於此也儻果有不可用之説明以見教豈勝幸甚

寄政府劉子

某苟禄窮山行書考矣自知甚審井水不波古書遮眼聊娱老境職事極簡未至汰遣皆出鈞播歲復科舉矣輙有管見欲陳于下執事相公向來見示云有所見具來且許以秘不示人用是又復強聒歲丙辰春闈題目

出舉塲曹不知所措有曾讀國語者亦不能詳記且辨析也數千人閧然不著席然後簾中疏出纖悉乃僅有落筆成文者竊謂用國者貴有體且不當自揭其短國家南渡以來以寛厚待士春闈廣塲所命之題若易而難難題時出之矣若上庠公私試若郡多士者之觧試則不難無以折之至羣天下之士而試于春官四方人才之不齊裹糧趼足而來較此三日㫷遂進身而進退之數則有定制奚必難其題目以強其所甚短南方之

學短於記問與北學大不相侔從古則然每見北士解注與書並能上口如爾雅之聱牙正文傳注誦如流水比比也而南士摛繪或工於廣記不忘萬無一二焉能之強之以其所短彼有狼狽蒼黃應課塞白悲歎不得效所長而去爾彼其去固不害吾所取然其所去取者不免付之幸不幸而已於人才未必有得也豈寧惟是吾南士之所短吾所當自掩覆者一旦表而出之此豈可令北客傳之敵國聞之耶丙辰之舉可見矣二三千

輩無一人落筆簾內瑣細疏出喧囂乃定舉事如此國體謂何丙辰而來士戒此頗留心記問然記其一二遺其十百千萬脫或題目又不易則一二偶及者幸矣其不能遍記及此者乃大不幸三歲取士此豈小事而付之幸不幸之間乎某自幼頗能記問年未四十日誦四五千字四十之後日日以退而凡持身涉世日日自覺老成篤厚無少年氣習今老且衰絕不能記矣與吾南士言及文字尚頗以能記見推則南學之於記問不容

強勉或者見一二人之能記舉多士而強之以此彼有老死布衣藜藿而已耳而某之壯與老記問之進退遼絶也而其涵養器識厚薄亦以不同自上之取士者言之其壯與老強矯厚重其孰為可用乎古之君子已有所甚長平日於人不肯以是律之況三歲一取士而或者謂吾能廣記備言無所不該彼必如此而後取責馬以騖天下無良馬矣天下可以大用而用才責功皆當以中制服皮袴百畝自課婁師德為屯田不患不最師

德之後為屯田者不必衣皮自課其職亦舉上之人必曰汝必師德若也則不恕且害事矣為劇郡者問牛及馬鉤情不遺趙廣漢優之攘牛不還涕泣不去人服其罪魯恭感人者如此而今之能撫字能綏輯民無怨咨者皆可以為吏上之人亦難乎必以廣漢魯恭責之也記亡書三篋抄五行志不誤世不無此人不能使人皆爾也就使能是未必可任以政其不逮者未必皆棄才況科舉之設姑以是進之云爾其臨政其事君治民則

俟之以繼此之後檢之以官箴而懲勸之以舉察一占吏籍回視場屋之文芻狗土苴欲以一日短長工拙定其賢否耶歲己丑乙未某皆試于春官士人互傳兩宮有旨寒天短晷毋以難題困吾士子不知天語真有是否也而傳者鼓舞交誦誓言既仕自重自厲以報君恩即是論之困之以難題無損益於得失之數徒使老成不逮者多屈幸不幸付之一擲孰若有以感其心而進退以其工拙之真者也士之就試才彥眩于外得失

戰于內能不失其常度者幾何人某嘗兩為考官所閱試卷超拔可取者無幾而合格之文多不充所取之數則亦匿瑕惡取之爾聞之諸公雖廣場閱士亦艱於文字姑充員者每每不少平日如此況窘之以難題則文之可取者愈見其不能充數矣或者見敵人取士不著題之所出隨舉換經色色務為艱難人猶有應者意曰彼能是我何為不可行此又非也中原之地本非金有也故色色以無道行之若士若民亦飲氣委順以任天

運爾吾而為之敗矣况楚辟我衷若何效辟叔向固有是言可法也吾宋之所以得天人之助而享國無窮者政出於優裕中和而緜密委曲之使不至壞亂而已不恤之政一無有也故以勢論之似乎不振而快意者少而天下利賴廟社妥安皆本于此凡百皆如是獨於士子待之以不恤於理實有所未安也今日參政公相天下之孟荀韓歐似不當為士子地甚借瀆甚欲望鈞慈軫介奏之聖上諭之公卿寮宷確守高宗孝

宗規模將來春闈所出題目參比紹興以來難易以幸士子而收能文之士無使偶能記憶者取之利害明甚若秋試若廣場如國學公私試自不妨時出難題以盡該博之彦庶此學不至全廢此非特某所望者第某已脫科舉言之無嫌且實懸退敗之英多不得展盡所長而去故喋喋如此某亦愚甚矣舉所不當與之事以言于鉅儒大臣然鉅儒大臣以天下事君者也芻蕘瞽矇皆所不廢某所見或者未下此輩似亦未可全忽

用才劄子已下並代人

臣聞為治在得人得人之術致之不可不廣而用之不可不精國家取才有任子有進士有雜流凡所以羅絡招徠無所不至士之仕粗可以中其程度莫不任使之其致之不可謂不廣內外之官上自朝廷下至一命之吏凡其按制之權甚嚴不可犯纖瑕微纇一掛法吏之口則罷絀隨之其用之不可謂不精凡今日邊隅無警盜竊不作內外晏然號為粗治者其本原在此無復可

議然臣竊有私憂過計于此試為陛下言之夫天下無常安之勢聖世無可棄之人方天下無事士之粗守繩墨無過可指皆可以為陛下之吏以副所責任者而搶攘倉卒意外之慮聖人不能保其無有當是時非奇才異能不足以應之聖人在上惟能察其傑異之才陰厚之而覆其短儲而蓄之以為不測之備故天下不至有搶攘意外之慮就使或有焉吾有以待之不病也夫論人之法才與行殊士固有負傑異之才而行或不謹者

然其以行之小不謹舉其才而揞棄之則一旦有事誰使任患臣竊見今日士大夫初節蹉跌嘗隸丹書或法吏所擊之後往往排斥不怨世既共棄之彼安得不跌碭自棄夫此輩豈皆無可用之才但法吏責之太嚴置其才而求其行則是揞所有而索所無置其長而攻其短聽其言誠若不可復恕而不知容而收之或可儲之以為異日用也臣非以法吏責人之嚴為非也夫以天下之大士大夫之多人人以傑異自命而睢盱繩檢之

外則上之人可以為治故夫隱慝顯過無或不聞有聞焉無所不取此固法吏之職所以振朝綱而肅官聯不可少弛者也若夫陰察天下傑異之士可以略其行而收其才儲之以備緩急之用則陛下與宰相事也夫法吏之所不容而陛下獨能容之誠似私矣然天下之理為一已而私其人固不可苟其為天下國家而私之適所以為至公人之抱負所有亦欲建功名致富貴以疇其素志今也以不謹之故不見容於法吏而顧賴陛下

識察技抵用之不為廢人則其德上之心將銘肌刻骨宜如何報國耶善養生者平居無恙膏粱參朮足以充適氣體然烏喙天雄之屬獨取之左右豈不以外邪客氣嘗闗念慮孰謂為天下可以玩治安而不加之意乎昔者李克薦吳起之善兵必先言其貪而好色魏無知之言陳平亦不為諱受金之鄙葢欲其君明知其所短而收其所長故也宋璟之為相以李邕鄭勉並有才略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長棄捐才用可惜請

除渝硤二州刺史君相之用才槩必如此頃者湖南之盜雖曰瑣細方其跳梁負阻士大夫間所謂潔然無過可指者或無用于此而卒能辦此者多向來嘗被譴而今日可指之人也況事有大於是則其雍容辦集庸知非出於罪累之人如陳湯之誅單于李靖之平江陵裴豹之困欒氏類乎故臣謂君相之用才與法吏相違而實相濟惟陛下恢兼容之量謹求備之戒時以度外待天下士掩瑕使過俾聖世無棄人兼儲並收有以為未

然之防臣之狂言使其終不驗也則天下幸甚萬有一焉如臣所言則國將何頼矣

廣言劄子

臣觀自古帝王求盡天下之言孜孜懇懇若恐不我告者世以為聖德事非也葢勢之不得不然帝王之德不在是也帝王能審天下之勢以為非盡天下之慮不足以為天下故常不自有其聖智而使天下皆畢其見於我合天下之慮以應天下之務何向不濟衢室之問總

章之訪善旌誇木傳言箴諫天下休戚何所不聞而下情寧復有壅蔽之患天下安矣人君乃可以優游無為與天下享其治其勢不得不爾後世自聖之心熾惡聞其過人不敢言似若無所拂其意而不知情有所不通弊有所不聞則迕意勞慮之事時乎不能免此雖由不能恢廓兼容則然然亦不審天下之勢甚矣陛下即位以來大度無我容納直言遠訣佞樂忠諫真得帝王用心漢高祖唐太宗有不足道是宜天下情皆無所不達

利興害除無不如意而今日聞見猶間有未副者無乃求言之誠尚有未盡而能言之心尚有所鬱乎陛下之公卿近臣固天下之選知無不言言無不聽頃又詔朝臣使言闕失則其在列之臣咸得展盡固無遺恨然臣竊謂陛下宜推好言之誠下及海内使天下草茅之鄙人一介之賤士皆得以納忠九重使其言達于天聽焉知有不肉食所不及之慮乎陛下求言之意切矣求之宰輔求之臺諫侍從求之百執至矣特求之天下者似

猶未至曩者如星異如旱饑如疆事之興皆求言於下之時聖慮偶不及此臣願陛下少留睿意一下此詔使天下若吏若民舉得指陳闕失陛下擇其忠鯁憂時的然可用者旌賞三數人不惟作天下怠惰之氣抑使萬世之下知陛下聖德之盛如此猶復切切焉求盡天下一得之見實垂裕之道且聖人所為豈直計一時動為後世子孫以禹湯文武之聖而佐之以伯益伊尹周召之徒豈不足以為天下而其心常不自足者凡以為後

世計則然盛德美政聖人為之後世有不為聖人不為後世孰為之不特此也近者士氣不振有萌矣率以軟熟無忤為賢而指好言者為生事不靜不怒則笑之此風寖長非國家之福明者見於未形是豈可不有以振起之臣非不知上一求言下紛然而應荒唐謬悠委巷之言必且不少然此於陛下聖德初無所損適足以彰盛德恢洪無所不容爾萬有一焉其言關宗社國家之計則陛下所得多矣

正綱紀劄子

昔孔子論為君難謂知此則一言興邦書亦曰予臨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葢以一人之微立乎四海之上情偽向背千態萬狀必欲使之帖然順治亦甚難而可畏哉古之帝王審其至難有道以處此在我者約而彼自絶奸犯之思在上者正而下舉無搶攘之患者曰紀綱是已昔之人善論紀綱者莫如韓愈其言曰計天下者不視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紀綱者人之脉

也脉不病雖疾不害脉病而肥良醫憂之人主以一身而臨天下捴紀綱何以為治然紀綱之在天下人君主之宰相侍從挈提之執法之臣糾正之中外百執拳拳焉共守之譬如網之在綱孰能保其久而不壞一繩之腐一目之缺隨即補之則大綱固在聽其腐缺幾何不就盡耶國之紀綱亦惡能保其不隳上自人主下至中外百執隨壞而補則與日惟新謂之未嘗壞可也臣螻蟻之見亦欲陛下君臣即綱紀之將腐缺者補之請

言其凡夫京師以衆大為言萬乘在焉列而為千官百執也而為千乘萬騎利害差跌動關宗社所以置邏卒以防耳目之所不及固也而近者邏卒所及畢官小吏亦從而被罪祖宗置邏卒之意豈為此等哉郡縣所寄廣矣難乎為吏者每甚今日財賦之間左枝右梧磬度日而比者誣訐官吏或出皂隸臺部亦為受理委官追證遠近紛紛駭人觀聽夫外而小官守倅制之監司制之内而達官長貳制之微愿隱惡不得而聞者有

之矣至於公議不容衆口沸騰孰能彊庇之今也邏卒廉之皂隷陳之是達官監司守倅皆長物耶此風一扇壞紀綱之甚者在國體寧使司敗有失刑諸吏有漏網無寧使權落小人寧使監司郡守有失察之謬無寧使上畏其下下持其上此非細故也分為諸邑而臨之以郡列郡臨之以監司小大相制如裘之領監司以察郡縣而郡守倅又察其屬有罪而取固其職也間有按之而非其罪與其取輕而置重者在監司守倅固非善矣

然以此罪其按之者去之則大不可比者大吏為郡監司按之而俱罷者有之按縣吏不當臣寮以為言而去者有之夫此獨不可以他事罪之乎即按吏為罪而罷去士夫懲之有不按而已此風未息亦壞紀綱之尤者近者監司郡守頗以彌縫為政彌縫之術於身無悔吝於人無怨尤然國家所以命官之意臨政治民亦取其為上任怨爾使皆巧於彌縫國何賴耶臣蓋嘗靜觀中外之事彌縫之風不特在外則然今之宰執猶不免彌

縫言官而言官又自為彌縫夫宰執天子之心腹當傾輸自信展盡底藴與國同其休戚者也今也深懲前日權臣之弊退縮藏晦不敢自信視天子可否以為予奪聽臺諫風旨以為是非夫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晏子所愚人也則此言無用臣非取宰執之不畏臺諫也宰執之所畏者非臺諫也畏公議耳臺諫者公議之所自出使宰執進退一人罷行一事於公議無慊耶臺諫過以為言初不害

其為是何憚而不為不然臺諫雖不言天下固交口謗之矣今宰執不究是非惟臺諫是畏日事彌縫宰執彌縫于上侍從百執彌縫于下至于臺諫有所取亦視天子意向待遇既衰然後攻之不遺力上下相師成風自為計信工矣寔非國家之福也宰執臺諫近臣紀綱所自振者顧乃隳損紀綱如此而不自知此其弊不見於顯顯之中而伏于冥冥之際夫彌縫之俗起於士夫有苟免之心士夫有苟免之心何以責之立事人之為家

御一婢一僕接鄰里鄉黨一以彌縫為之未見其能有立執謂事君為政而可以彌縫為之乎臣願陛下明諭宰執臺諫近侍之臣知無不言為無不力無所顧忌以公家為心以清議為畏一掃彌縫之舊習至如邏卒察吏皂隸訴事有以禁絶之振監司郡守察舉之權而正上下維制之體無俾小大之官低回畏縮防意外之患自一繩之緝一目之補日求而罷行之期使紀綱無至隳壞上下之間以是存心國欲不治亦不可得矣臣僭

越言事不知忌諱陛下少寛其誅臣不勝至願

荒政劄子

臣伏見陛下以今夏闕雨焦勞特甚救荒之政臣之責也日夜疚心思有以仰副陛下愛民之意凡蠲下户租賦計賑糶賑濟等事條具聞奏繆當聖心亟為報行一路之民見臣以荒政奏聞其應如響莫不以手加額不肯輕去鄉土亦有中路復還之人儻非陛下愛民至切事干荒政計辦早定報下速達則流亡之民已不可遏

近者聞於事體之人揚言謂荒政舉行失於太早行之太鋭彼但見目前流移稍定便謂可以高枕萬一朝廷誤聽州縣或致解體飢民豈不失望臣雖至愚亦豈嘗然全不體國自始及今施行荒政除樁管常平米數外凡乞度牒截畱和糴米之屬皆非過當難從之請而飢民狼狽多在冬春之交今荒政雖有端緒臣惴惴憂惕尚恐不能善後若遽畏立異者之口每事中廢將来必孤陛下委任之意人臣事君意趣不同安輯飢羸乃慰

悅君父之急者若揣人君之心惡聞飢荒之說以歉為豐臣竊鄙之臣一面將應有米斛斟量輕重賑救貧乏之民鈐束官吏必無妄費伏望陛下詳臣所奏遍下諸郡官吏使曉然知陛下愛養元元之意有加無已毋致迎合怠慢則實惠所及一路有更生之幸

重獄官劄子

臣仰惟陛下重人之命欽恤庶獄無所不用其至是宜內而理官外而州縣之獄無一枉濫以副陛下仁厚惻

怛之意然得之閒見猶復有孤聖慮臣嘗深求其故而得其說是葢獄官不重所致夫諸州獄官率用經任無舉主人充之彼其不自植立視監司郡守顰笑以為輕重望其能爭衡是非收平反之效豈不難哉且一事繫獄不論深淺小大提刑守一見郡守守一見獄官亦有一見監司郡守出於遙度獄官宜深得其情然士大夫效官其能以名義學術執持有立百不一二其間承望上官風旨以意為獄滔滔皆是况以大吏臨小官意之向

背動為升沉此獄官所以媕阿附會以取媚而陛下亦
子往往陷於非辜也然天下士夫之多豈無守名義根
學術執持有立之士亦豈無剛鯁不偶俗不得已而為
此官之人即其能固執所見不為勢力所奪平反寃濫
其事灼然可指者臣願明詔中外時令監司郡守特以
其名來上陛下與宰相亦時召見一二人審其無偽稍
加超擢使天下出乎所料如此庶幾陛下獄官號人才
者皆屑為之為之必且振職不輕人之死傷有以副陛

下欽恤之意

寛州縣劄子

臣謂今之郡守古之諸侯諸縣猶古之子男王室之尊安繫侯伯子男是賴事體所繫不可不察京師仰諸郡郡各仰諸縣勢蓋如此向來士夫固以作縣為難無它葢以財賦取辦於此既不容闕供而又不可擾吾民也然財不闕供民必受弊事之必然數年之前郡有貧富故為郡者有苦樂諸縣之不齊亦然今也郡縣之可為

者絶無僅有臣嘗深求其弊皆出於士大夫不究國體

某郡匱乏某郡有餘為監司必誅求有餘者某縣偶可

措手監司郡守則又專求于此必使例不可為而後已

郡縣天下本也豈可使之迫蹙無聊郡縣迫蹙無聊陛

下赤子被害有不可言者矣國體所繫葢不難見士大

夫茍知體耶固將使不可為者可為今也皆有可為者

不至於不可為不已也駸駸不已臣恐一二十年之後

郡縣無復可為陛下赤子嗸嗸不聊生非國家之福也

臣願陛下明戒大吏務全州郡事體無令逼迫不自聊賴監司郡守究察諸縣其所以不可為者其咎安在保全調護有可以蠲除省減紓目前之急者決意為之此非為州縣計實為國計非為郡縣者計實為陛下赤子計且郡縣窮迫無聊之甚守令豈能傾囷廩以了公家事不取之民復取之誰也陛下寛臣之罪使得從容盡言臣無任

薦舉劄子

臣聞人才布在天下人君收而用之一人之聰明不足以徧知故以薦舉之柄委之監司郡守監司郡守薦舉之當否人才之得失國家之盛衰繫焉臣竊見近日所舉之人往往不由已見非出於達官要人之親戚則其故舊否則奔競營致持書以刼制者寒畯静厚之士絶望陞進或者慕其所為變其所守至於端方獨立不茍隨俗者天下有幾如此則薦舉失其本意不惟不得才實而又壞天下之風俗或者猥曰吾聽其舉爾他日有

罪坐其所舉則何患臣以為不然彼有挾而進其身亦
必有挾而庇其身牽制營護有罪而不露罪暴著不按
而脫去者多矣而纖悉不掩寒素則然此又情之難究
者臣願陛下置其流清其源日諭宰執臺諫侍從上體
國政前日委親舊於所薦不可不一革其習或降睿旨
丁寧戒諭而又罰其不虔亦於監司郡守臨遣日諭之
以薦舉重事惟才是取毋憚大吏此風既革人才有不
得公道有未行士所養有不歸厚萬無此理臣狂妄語

事顧寛其誅

上丞相劄子

某以疏繆之資荷一路常平之寄今歲之旱無大雨者且三月餘如秀州雨不濕塊者數十日吾君吾相憂勞之心焦焦然朝夕不忘某之不肖顧所職云何其於早計預圖可不加勉凡其蠲不可復拘之賦乞截留不可津致之米似亦急務而鬻爵度僧又皆昔年救荒故事凡有所請朝奏暮報仰惟聖主憂民之心天地同量磬

嚣之民識上心所在小致安妥猶復嚣嚣涉江而北而好異之人見謂討荒政太早舉行太鋭蠲減太多此言一出郡縣間至觧體吏民亦復惶惑葢不知事體者事君之計惟欲悅可其意揆度君相必不樂聞凶荒以歉為熟以苦為樂自古不無此人今日聖君在上猶狃此態可鄙可笑彼謂民以安居乃某張皇其事不知自四月至七月末二三州有未嘗識雨去處杭秀之河八月以前猶復枯涸常州而西今猶膠舟此亦為張皇耶言

此誰欺某雖至愚豈瞢然略不體國以干譽於民者前此旱歲有請之臣動以百萬為數某亦竊笑之豈有工於笑人而遽貽笑於人者凡某之所蠲所請可復也方民困極憂旱之時略無生意其間無賴惡少志在乘勢作過而縣寮無識者揣其蠲減有期督迫甚急所督未必可得或者徒驅之為盜爾人無遠慮且果於違異見目今流亡粗少便謂無復飢民殊不知今秋晴霽又沾賑糶微潤粗可苟活冬春之間某之愚慮深恐不能善

後又田里之僻與城市大異嗸嗸之民不接於肉食之目何緣遍知某忝為部使者而不知之不智知之矣怙不為慮不仁不智不仁之名某寧罪去可已不忍身犯此也聖主愛養元元之意如此下至窮山僻野無不洞知中外小大之臣可無布宣惠意恢大德量拯垂死之民措之袵席挽回和氣以植皇家億年之基顧欲以庸庸者之事君取悅一時耶某孤立無助視去如鴻毛一身不足道獨惜君相之意如此而臣下不知之茲者仰

兾鈞慈酌某衷藴本不為進取計流言可畏曲賜保全

調護使得少效駑力仰副九重托付之意實某至願至

望

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

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

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

之外他無所產向來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

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拯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固圉謀敵之本柰何置不為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歉減價而糶農末兼利官無所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元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穀賤不售之病糶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今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行民得所用而

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逐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西漢斂散之法據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是實惠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去年之旱飢民所在擾擾郡士

人鄒如閔者頗富前此捐金貯米自去歲七月置籍而糶止收元價鄰里鄉黨賴以贍給所居闔門一二千家嬉嬉如平時獨無貴糴飢窘之憂人深德之而如閔初無所費一士人爾尚可以此術惠利一方部使者行之其勢必甚便易其利必且無窮而國家實無所損臣以此推之灼知此法可行而無弊外此無復良圖仰冀陛下斷而行之取進止

江湖長翁集卷二十八